

宋元學案

冊三

魯齋學案表

趙復

程學朱學續傳

許衡

江漢所傳

子師可

子師敬

姚燧

字元魯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邪律有尚

呂堊

劉宣

賀伯顏

徐毅

白棟

王都中

李文炳

王遵禮

趙矩

劉季偉

韓思永

高凝

蘇郁

姚燾

孫安

劉安中

字憐吉斛

暢師文

王寬

王賓

姚樞

從子
燧

一從子
燉並見魯齋門人

竇默

附師謝憲子
並魯齋講友

劉德淵

董朴

附師樂舜咨

張文謙

並魯齋同調

楊奐

郝經

見上江漢學侶

雪齋學侶

姚燧

見上魯齋門人

王粹

郝經

第庸

別見靜修學案

並江漢學侶

苟宗道

硯彌堅

子禹功

附師

王登卿

子禹謨

宋元學

案

卷九十

表

表

中華書局聚

江漢同調

劉因 別爲靜修學案

滕安上 別見靜修學案

劉因 別爲靜修學案

江漢別傳

珍做宋版印

宋元學案卷九十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魯齋學案

祖望謹案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

魯齋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述魯齋學案

梓材案是卷學案梨

洲本稱北方學案謝山定序錄改稱魯齋學案而以江漢先之

嘗于高平學案取例焉

程朱續傳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元師伐宋屠德安姚樞在軍前凡儒道釋醫卜

占一藝者活之以歸先生在其中姚樞與之言奇之而先生不欲生

月夜赴水自沈樞覺而追之方行積尸閒見有解髮脫履呼天而泣

者則先生也亟挽之出至燕以所學教授學子從者百餘人當是時

南北不通程朱之書不及于北自先生而發之樞與楊惟中建太極

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

請先生講授其中先生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樞退隱蘇門以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崇信之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世祖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世祖義之不強也先生雖在燕常有江漢之思故學者因而稱之修

百家謹案自石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爲異域也久矣雖有宋諸儒疊出聲教不通自趙江漢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鬱起如吳澄之經學姚燧之文學指不勝屈皆彬彬郁郁矣

江漢所傳

文正許魯齋先生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每受書卽問其旨義師詘而辭去如是者三師流離世亂嗜學不輟人亦稍稍從之訪姚樞于蘇門得伊洛新安

遺書乃還謂其徒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率棄前日所學從事小學之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衆皆曰唯遂相與講誦諸生出入惟謹客至見之惻然動念皆漸濡而出世祖出王秦中召爲京兆提學世祖卽位召至京師授國子祭酒尋謝病歸至元二年以安童爲右丞相使先生輔之乃上書言立國規模四年又歸五年復召至七年又歸明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乃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邪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燾孫安劉安中十二人分處各齋爲齋長久之而歸十三年定授時新歷以原官領太史院事歷成而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贈司徒諡文正皇慶二年從祀孔子廟庭學者因其所署稱魯齋先生先生嘗曰綱常不可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故亂離之中毅然以爲己任云

魯齋遺書

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

或問心中思慮多柰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

灰不思之理要當精于可思慮處

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于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

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于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小差不可不慎也

或問窮理至于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

理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天地閒須大著心不可拘于氣質局于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有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于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理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底有不由自己底由自己底有義在不由自己底有命在歸于義命而已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閒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現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原有底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原無底強去安排與他後世卻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卻將人性上原無底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卻天下人才及去做官于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如風

俗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物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于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昧無知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于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廓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氣血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附錄

先生幼與羣兒嬉卽盡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凡三易師亂中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稍長益嗜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遊見尙書疏義請就宿手鈔以歸旣避難徂徠山始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

而後發

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先生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義或曰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

家貧父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嘆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寢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有餘卽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姚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

庚申上卽位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見曰虛名無實誤塵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留七月還燕

平章王文統以言利進姚許輩入侍每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竇默又曰于帝前排文統學術不正遂疑先生與默爲表裏乃奏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陽示尊禮內實擯使疏遠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以東宮避禍與樞同拜命將入謝先生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

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先生國子祭酒明年謝病以歸

帝以先生多病令五日至省四年聽歸踰年復召赴闕與太常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常劉秉忠右丞張文謙定官制先生歷考古今分并統屬之序舉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奏之命集公卿議省院臺行移之體先生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擬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先生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且不測先生曰吾論國制耳何與于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朕意亦與衡合未幾阿合馬領尙書省六部事大臣多阿附之先生每議必正色不少讓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請先生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先生宜在中書欲因事中之俄除中丞先生屢入辭帝命左右掖先生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

從幸上京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舉官自代先生奏曰用人天子大柄

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帝久欲開太學會先生求罷益力乃從其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言歷家知數而不知理宜得衡專領乃以前官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先生謂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遷至大都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歷成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天下丞相安童一見先生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什百與千萬也是豈增繳之可及邪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獨見先生曰先生神明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附張忠宣傳後

先生入院恩眷逾隆上每北還必問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跪奏上令先生起賜坐勞問

病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稍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適仲春祭祀力疾奠獻既徹曳杖于門曰予心怍怍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朱子所撰歌奄然而逝先生嘗語子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立碑但書許某之

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在京北教學者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衆手非完書也

先生自得小學則主此書以開導學者嘗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可也

先生自詣學家事悉委其子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荒曰令家具早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款周折見學者有疑問則喜溢眉宇又嘗曰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又言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于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謀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士君子當以務農爲生商賈雖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

王鹿庵爲像贊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尙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

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曰許文正公表章朱子之書天下樂爲簡易之說者知不足
以及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補
祖望謹案道園送李彥方詩序曰許文正公表章程朱之學天
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
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若移易論語章句直斥
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于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
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

祖望又案退齋記予固疑靜修譏魯齋而作也然未敢質言之
觀道園作安敬仲默庵集序曰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薦紳
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
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
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
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
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也觀其考察
于幾微之辨其精如此以道園之言考之其指許文正公無疑
也殆指文正自請罷中書執政就國子而言邪

謝山題文正集後曰文正自請罷中書政事教國子故靜修以欺世自免諂之而亦可見其所得于江漢之傳者殆不盡與文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于聖賢之道所志甚重遠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躡等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而謂文正之學果出于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文正興絕學于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生平所造詣則僅在善人有恆之閒讀其集可見也故數傳而易衰靜修所謂欺世自免者則自其辭就之閒有以窺見其微疵然後知君子用世之難

魯齋講友

文獻姚雪齋先生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雲濠案先生後徙洛陽故一本作洛陽人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後從中書楊惟中南伐得名儒趙氏復以傳程朱之學棄官居輝州時許魯齋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遂依先生以居焉世祖在潛邸召之待以客禮詢治道以治國平